# 《山河月明》讲好明朝那些事儿了吗？

轻松基调铺陈历史正剧，观众褒贬不一。总导演高希希回应：希望做一部更适合年轻观众的历史剧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历史剧《山河月明》正在北京卫视和优酷热播。在历史剧稀缺的当下，《山河月明》光是班底就足够拉满观众的期待值：总导演高希希是拍正剧的老手，其打造的2010年版《三国》、《楚汉传奇》等剧集口碑不俗；演员方面，除了冯绍峰、颖儿、成毅等青年演员外，还有陈宝国、张丰毅、王姬、王劲松、王庆祥等实力派担纲重要角色。

这部剧以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为主角，讲述他从青涩的燕王逐渐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军事家，最终开创永乐盛世的故事。不过，观众抱着看正剧的期待点开《山河月明》，却发现历史剧常见的君臣博弈、边疆战事、王位之争等元素虽然没被落下，但这部剧的基调却非常“接地气”。尤其是在头10集里，严肃沉重的帝王故事被拍成了“老朱一家人”，观众对此褒贬不一。总导演高希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新三国》《楚汉传奇》以后，我希望制作一部更加适合现代年轻观众去观赏和思考的剧”。

陈宝国饰演朱元璋

## 壹 帝王故事拍成“老朱一家人”

《山河月明》虽说是一个关于大明帝国的故事，其切入口却是朱元璋一家。在正式进入朱棣的故事之前，该剧花了大量篇幅塑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这个帝王之家。剧中，朱元璋一家的“画风”几乎完全颠覆了人们的既定印象：影视作品中的帝王之家经常是等级大于亲情，关系疏离而冷漠；朱家却是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兄友弟恭，堪称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总把“一家人”挂在嘴边，甚至豪爽而亲昵地称呼结发妻子马皇后为“婆娘”；太子朱标直言不讳地批评朱元璋，他也会马上认怂“你老子我失言了”。马皇后不像皇后，更像是一个做事麻利的大当家，既能把儿媳妇们管得服服帖帖，又能为国事出言献策、按住朱元璋的冲动和暴脾气，不时还会亲自下厨做两道好菜。朱元璋的几个儿子更是兄弟情深，太子朱标极具领导风范，弟弟们不争也不抢，全心全意为太子哥哥打辅助。

而在朱元璋与开国功臣的相处中，《山河月明》更是放大了朱元璋草根出身、不拘小节的一面，弱化了他作为帝王的暴戾和多疑。比如，张丰毅饰演的开国将军徐达与朱元璋识于微时，两人的相处丝毫没有君臣间的等级关系。朱元璋会请徐达同桌吃饭，当朱元璋小心翼翼地提出想让朱棣与徐达的大女儿联姻时，徐达情急之下更把自己的女儿比作鲜花、把朱棣比作牛粪。此外，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一向忌讳别人提他的过去，但徐达却可以当着马皇后的面，毫不避讳地爆料朱元璋与隔壁地主家女儿当年的情愫。

### 导演回应：历史剧不能变成冷漠剧

有观众吐槽“陈宝国把朱元璋演成了白景琦，把《山河月明》演成了《大宅门》”。但在高希希看来，《山河月明》最吸引他的正是这种人情味：“这部剧有些后宫戏写得很扎实，有人情味，我觉得在帝王戏里是少见的。实际上就是希望把这部戏拍得接地气，把帝王生活的理念拉下神坛。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查证了一些史实资料，朱元璋本身就是从平民中来的，他有很多生活习惯都是来自于民间。我们尽量淡化掉很多帝王范儿，除了一些需要仪式感的戏份，我们希望朱元璋还是能更生活化一点。这样做也是因为想可以更加接近观众。”

高希希认为，拍历史剧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拍成了冷漠剧，“只谈历史，不谈人物”。而他之所以接拍《山河月明》，看中的就是这部剧的有着丰满的人物描写。“比如我刚刚谈到的后宫戏，非常巧妙地表现出洪武皇帝和马皇后之间患难与共的亲情结构。包括他对子女的教育、如何维持朱家江山的稳定，这些细节在过去的剧里都很少有，但在《山河月明》里有着很好的表述。”

朱棣（右）一心辅佐哥哥朱标

## 贰 朱棣、徐皇后、蒙古公主“三角恋”

朱棣与徐皇后的感情线也是《山河月明》的重头戏之一。历史上，朱棣和徐皇后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徐皇后是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女，“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这场婚姻由朱元璋钦点，他更亲自到徐家为朱棣聘妃。徐皇后15岁时与年长两岁的朱棣成婚。此后数十年，徐皇后陪伴朱棣度过许多艰难时刻。

朱棣在建文帝元年兵变，发起靖难之役，当时还是燕王妃的徐皇后亲自登城督战，面对兵临城下的50万大军，成功保卫了北平。徐皇后在永乐五年逝世，年仅46岁。史书上，直到徐皇后逝世两年后才有了朱棣其他妃嫔的记载，而朱棣更是一生都没有再立过皇后。

这对“帝后CP”伉俪情深，《山河月明》却为他们设置了不少难关。比如，少年朱棣在得知朱元璋自作主张为他定下婚约后，便下定决心逃婚，甚至不惜离开皇宫、混入军营到边境打仗。但与此同时，徐皇后却始终对素未谋面的朱棣抱有好感，笃定地认为自己能“收复”这位桀骜不驯的皇子。

不仅如此，《山河月明》还为朱棣虚构了一个爱慕者——北元齐王扩廓的女儿柏雅伦海别。在少年朱棣以小兵身份参战时，遇上了敌方的公主海别：她因行刺明方的蓝玉将军而面临生命危险，朱棣为她解了围。因此，公主对朱棣渐渐动了情，两人后来还在皇宫中重逢。

### 导演回应：希望符合年轻观众口味

无论是帝后CP的“先婚后爱”，还是与海别公主的“不打不相识”，在一部历史正剧中加入偶像剧式的感情纠葛，而且还纯属虚构，《山河月明》的这种做法引发了不少争议。

而在高希希看来，从轻松欢脱的“老朱一家人”剧情到朱棣“红玫瑰与白月光”的感情，《山河月明》要做的就是让历史正剧“变轻”，以吸引年轻观众。高希希说：“这个作品跟过去宏大叙事的历史作品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拍摄上会思考如何把细节表现得更有情趣、更有意味，同时又符合年轻观众喜欢的那种味道。在拍摄手法、镜头语言的表述、场面的设计上，都是按照新的理念去完成。”

徐皇后是朱棣的一生挚爱

## 叁 正剧野心和轻松基调如何调和

《山河月明》在2018年已经杀青，四年后终于得以播出，当中经过多次修改。虽然披着轻松愉快的外衣，但《山河月明》仍然有着正剧的野心。这部剧年代跨度长达60年，从朱棣的青年一路讲到老年，故事涵盖了战事、朝堂、家事三个层面，试图描绘一幅立体鲜活的明初历史画卷。

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山河月明》涉及不少明初的大型历史事件。北元和明朝的边境之争贯穿了整部剧。此后，胡惟庸案、锦衣卫设立、太子朱标去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等等，都是《山河月明》的重点剧情。

但可惜的是，《山河月明》从原定的80集左右大幅删减至45集，导致很多剧情交代不清。比如，很多观众对头几集里反复出现的亲军都尉府左千户朱暹一角感到云里雾里：这个角色地位不高，多次提及他到底有何用意？实际上，朱暹的出现意在引出朝堂上淮西与淮东两大势力之争，为朱元璋往后肃清淮西势力、大办胡惟庸案埋下伏笔。

### 导演回应：轻松与严肃其实是一体两面

在高希希的描述中，《山河月明》的严肃与轻松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是为了剧集的主旨而服务。他提到：“《山河月明》在主题结构里提出了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到底是士大夫共荣天下，还是民众共荣天下？这个是跟过去那些反映明代生活的帝王影片中不太一样的结构。其次就是它的细节表现，宏伟的理论结构、帝王的思想方式，都是要落到具体的人物表现上，这部剧很巧妙地、润物细无声地表现出来了。”

几位老戏骨如同定海神针般的表演，也让《山河月明》更有正剧的质感，尤其是陈宝国、张丰毅和王姬的对手戏。高希希说：“我把台词交给他们之后，基本就只需要考虑如何架设机位、如何调光。很多表演细节都是他们自己处理的，有一些甚至是即兴发挥。有一场戏是王姬老师饰演的马皇后给张丰毅饰演的徐达做烧鹅，他们与陈宝国的互动让整部剧更加生动有趣。”



这是一件让我一辈子记在心里的羞愧事，直到把它写下来之前，我都没有和第二个人说起过

# 关于紫云英的记忆

□黄仕忠

建新拍了一张紫云英花期的照片，看上去长得甚是艰难，却勾起了大家对往昔岁月的记忆。

紫云英，诸暨人叫“草子”。它根部有根瘤菌，能固氮，等于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氮肥”。因主要种来肥田，所以也叫“肥田草”。春天时，紫云英在田里一片翠绿，上学时走过，但见微风过，叶片泛着露光，那种清新，令人喜悦。等到田里的紫云英青叶被收割后，大水牛就拖着铁犁头，翻起油黑的泥土，把那些剩枝茂根扯开，翻压到土下，然后放满田水，沤上十来日，便烂成泥土，化为肥料，人称“绿肥”。之后再耙过田，就可插秧种稻，一季的收成也就有了保障。

生产队通常会留几亩田的紫云英做种子。那紫色的花朵开在层层叠叠的绿叶上，很是醒目。最后结出的荚子则是黑色的，籽儿是绿色的，扁扁的，像压扁了的细饼。

紫云英浙江各地都有，称呼大同小异。

树良说，他们那边叫“花草”，有民歌唱道：“花草花开满天星，蚕豆花开像佛眼睛，油菜花开来遍地金。”

志熙说，他们那里叫“真草”。新鲜的真草，顶是美味，上海人叫“草头”。紫云英，应该就是苜蓿吧，因为浙江很多地方也叫它作苜蓿的。当年汉武帝从西域引入大宛马，同时引入苜蓿做饲料，即所谓“苜蓿葡萄入汉家”。

广宣说：上海人所说的草头是苜蓿，开黄花；紫云英则开紫色的花，我们绍兴地区叫草子，或红花草子，而叫苜蓿为黄花草子。而且紫云英撒种在稻田，苜蓿一般种在山地。

志熙又说：我们那里种在地里肥田的真草，也叫紫云英、苜蓿、草头，可采食。是否即是汉时西域引进的苜蓿，我不知道。由于小时吃过，所以我每次去上海上餐馆，都要一盆。跟我家乡吃的完全一样，这个可确定。

紫云英是可以吃的，这自然没有争议。特别是在农历过年时节，家家户户揉了年糕。那时紫云英才长出数寸长，极鲜嫩，割来炒年糕，味甚诱人，记得有童谣道：

草子炒大糕，

爷爷吃得挖卵泡。

我只是从童谣里知道有这回事，小时候却从来没尝到过。因为在那个年代，草子都种在生产队的田地里，这么嫩的草子，是不允许割来“尝鲜”的，那太过浪费了。所以，那童谣应当是1949年前或初才会有的吧。

据说紫云英性热，吃了之后有些发燥，“挖卵泡”之说，便缘于此。志熙说：“草头吃多了胀气。以前在农村，就有听说牛吃紫云英太多胀死了的。”凌凌说：“我们也叫红花草，农民常用蒜末炒，说可以破这个胀气的。”

关于紫云英，我留下的只是一些苦涩的记忆。

春天来了，紫云英长到一尺左右，尚鲜嫩，割取半尺长左右，整棵入水氽过，然后沥干，晾晒，直到变成了细丝状，色泽乌中透紫，再压实到箩筐里收藏起来。待到青黄不接时节，煮饭时，用紫云英打底，可避免锅底饭米结镬焦（锅巴），以求多出些米饭。煮好后，拌饭吃。饭少而草多，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只记得那草叶很是扎喉咙。另外，也有用蕃薯丝垫镬底来烧饭的。这般用杂粮代替稻米，挨过岁月。我母亲每天都在盘算着，怎样才能让不多的口粮，来撑过那漫长而似乎望不到尽头的日子。

诸暨农村，深秋时候，在晚稻田里挖出纵横的田沟，放干了水，是谓“搁田”，稻渐壮而土渐干，这时就撒下紫云英的种子。待晚稻成熟收割时，紫云英已经长出小小的圆叶。之后，冬天来临，生产队会在田上铺撒猪栏肥，主要是稻草沤烂而成，它们如同给紫云英盖上一层棉衣，可见灰白的草茎下，探出枝叶来，仿佛是个小小的脑袋。这般历数九，遭冰霜，透阴雨，迎惊蛰，卑微而又倔强，自足而又自傲，待到春光降临，整片田野便成为紫云英的世界，满满的葱绿，挤满了每一寸空间。等到春耕前夕，在那肥沃的田块里，紫云英的茎枝如小孩子手指般粗，每长高一层，便弯上一弯，好像是折叠着收藏了一层，多的时候可以叠出三层，伸展开来，足有一米多长。收割时只割上半嫩叶做猪饲料，下半根茎则用来肥田。

生产队时期，春耕前每家可以分到数千斤嫩草子，各家忙碌着储存起来，因为要抵大半年的猪粮。通常先用柴火灶煮一遍，然后沥干，放到缸中存放，所以我母亲和姐姐她们往往忙到半夜才能睡觉。记得我家里有七石的大缸，姐姐说解放前用来酿米酒，后来则用来存放这些猪粮。有时候是用铡刀把草子切碎了，一层层铺放在缸中，再用脚踏实。姐姐送来切好的草子，我和哥哥两个就站在缸中使劲踩踏，脚底下凉凉的，有时一脚踩出一个小水坑。其实和做咸菜是同一套方法。装满一缸后，再架上竹片，上面压以巨石，像是一缸泡菜。以后再一层层取用，只看到黑黑的料和黑黑的水，但并无臭味。

待到草子收割时，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才能过上自由日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每天都要负责“捋猪草”：放学之后，拎个篮子，拿一把锯齿刀，去田地里打转，割满一篮子才能回家。冬天里猪食欠缺，我们就去到田垄边上“撬田叶”，大家都十分自觉，只挑猪能吃的野草而不碰草子。有管田的人过来，就赶紧逃跑。万一被抓住，只要检查了没有割草子，也就放人了。

在我大约九岁十岁的某一天，我和“同年佬”渭贤一起去地里捋猪草，可是天都黑了，还没有割满一篮。隐约听说村里的“老婆倌”常去杨村人的地里偷草子，那天也不记得是谁的提议，我俩居然胆大包天，想着趁天黑人看不见去偷割草子。

那是一片桑园地，一人多高的桑树挡着人的视线，地上的草子其实只长到几寸高，我们刚蹲下还没有摸到草子，突然从对面蹿出一个大人，连人带篮子，将渭贤一把就给抱走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往后看一眼，用尽全身力气逃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回家的，但镰刀和篮子居然一直在手，篮子里的猪草则早已无影无踪。回到家里，一声都不敢吭，独自躲在楼上瑟瑟发抖。渭贤怎么样了，我更不敢去问。两三天后，才隐约听村里人说，生茂阿爷去把渭贤给领回来了，好像把渭贤骂了几句。

何生茂是我们大队的农协主任，所以倒也没什么事。但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敢问渭贤，他被抱去后遇到了什么，我想他一定也把我招供出来了，不过后来好像也没人告发给我的父母。我心中暗自庆幸，如果是我被抓住了，我家是中农，真不知道会被怎么样。

隔了两年，我去杨村上初中，还生怕被人惦记着给认出来。这是一件让我一辈子记在心里的羞愧事，直到把它写下来之前，我都没有和第二个人说起过，恐怕连渭贤也早已忘记了吧。

天使之吻（白铜） □许鸿飞

刚到法国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基础更是薄弱，难免感到孤独与彷徨

# “家书”抵万金

□李亚宇

都说人老了爱回忆，爸爸平时尤爱整理家中的老物件，诸如老照片、老文件、老证件，悉数都是他的藏品。尤其让我赞叹的是，历年来的书信，特别是家书，他都细心保存，状态完好。

每每读到这些书信，都能勾起很多回忆。爷爷离世的时候我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孩童，脑海中的爷爷的样子已经有些模糊，所幸有爸爸精心保存的他20世纪80年代初外出求学到参加工作这十余年间与爷爷的通信，让爷爷慈祥的面容跃然纸上。从书信中，我还看到爷爷作为父亲对孩子生活、学业的关心照顾与谆谆教诲，与爸爸对我的言传身教如出一辙。

同爸爸一样，我也在十八九岁的年纪外出求学，但不同于他年轻时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纵使离家千里，只需打开手机便可在屏幕中见到远在大洋彼岸的爸妈，和他们畅谈自己的生活。网络时代的家书，让亲情不再完全由纸张承载，琐碎的文字聊天、电话里的声音、视频中的笑脸，都是一封封有温度的家书。沟通方式虽然变了，但感情不变，电话那头的爸爸依然盼望听到儿子的声音，希望儿子学有所成，早日归来。

留法早期，宿舍网络不佳，手机拨打家里固话是唯一的选择。即使面对时差和繁忙课业，周末的通话依旧是我每周的必修课。有时错过约定时间，妈妈接起电话的第一句，就是充满思念的抱怨：“怎么才打过来呀？你爸刚才一直在念叨你。哎，你听，你爸又在客厅喊了，是不是亚宇的电话打来了啊？”我的爸爸呀，平时总是对我不苟言笑，一副严厉模样，但其实心里面却是很温柔的。

记得刚到法国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基础更是薄弱，难免感到孤独与彷徨。那时候，每周与家里的通话，就成了我心中最大的精神寄托。一般而言，我都选择报喜不报忧，对当下的情绪只字不提，以求爸妈安心。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的爸爸，有一次在电话里给我讲起了背井离乡求学和毕业后只身南下闯荡的经历。这曾是小时候听得我耳朵起茧的故事，但现在再听再品，却有一番别样的滋味。我细细听完故事，静静地没有说话，但精神上仿佛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我现在的起点比他年轻时更高，所面临的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不会比他当年所面对的更大，所以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勇敢面对？

除了学业和生活，爸爸还特别喜欢与我聊工作上的事情，有时一聊就忘记了时间。我的专业是商科，而他负责的是经营管理工作，我们会一起讨论分析市场趋势、项目前景、收益测算，等等。渐渐地，电话那头的大家长仿佛消失了，变成了一位言传身教的良师和共同创业的伙伴。

离乡九千里，家书抵万金。在留法学习期间，正是这一通通电话、一次次视频的“互联网家书”，陪伴我度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成长阶段。

39年前，爸爸出外求学，爷爷曾作《七律·勉儿》诗用来勉励他：莫做无知处世难，兼程九嶷路漫漫。韶华荏苒催头白，岁月蹉跎引众谗。挂角负薪排室困，偷光映雪克家寒。历朝勤学人多少，青史垂名后起看。

爸爸请名家题写此诗悬于大厅正中，其用意将此诗作为“传家宝”，今天与我共勉，明天子孙代代传承。我定不负父母嘱托，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创出一番事业来。